

# 露华集

陈 江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露 华 集

陈  
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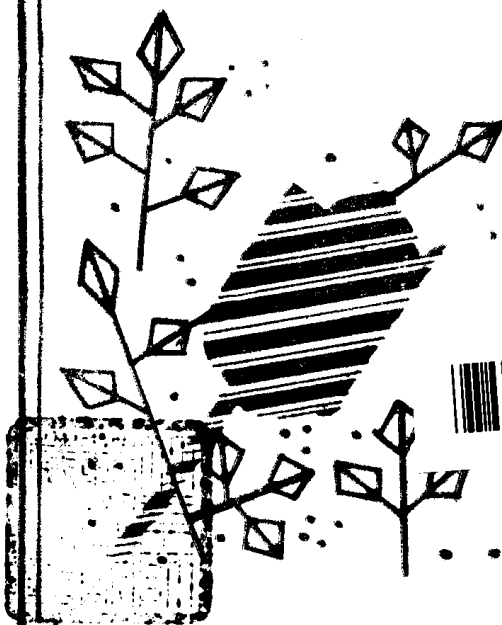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9678

长江文艺出版社

1029678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近几年来文艺理论文章的选集,共有二十篇文章。作者从三十多年来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史实出发,针对一些亟应拨乱反正和具有迫切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认识问题,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中特别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写真实”的创作主张上、文艺作品的性质和评价上,以及有关“暴露”、“反封建”和其它新的问题上,有相当透辟的分析和创见,有旗帜鲜明的鼓呼,体现了—一个园丁的热情、敏感和执着的追求。

## 露 华 集

陈 辽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荆州地区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59,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统一书号: 10107·391 定价: 1.40 元

## 前 言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二十篇文章，是我在新时期研究、探讨现实主义及与现实主义有关的部分文字。这些文章发表后，在文艺理论界曾经产生过一些反响。有些文艺年鉴、有些文摘曾经摘录、报道了其中的某些文艺观点；《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社《报刊复印资料》也转载、复印过其中的七篇文章。

坚持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发展、繁荣的重大问题。我是主张坚持并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怎样坚持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从我国当代文学艺术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又必然要涉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暴露”问题、社会效果问题、社会主义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区别与鉴定问题、文艺的反封建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围绕着坚持与发展革命现实主义，对这些问题发表了意见。

如果这本集子里的文字，能够有助于坚持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我也就十分满意了。

陈 辽 1983年9月28日于南京古平岗

## 目 录

### 前言

|                            |     |
|----------------------------|-----|
| 现实主义——探求的道路·····           | 1   |
| 为“写真实”张目                   |     |
| ——与李玉铭、韩志君同志商榷·····        | 13  |
| 分歧究竟在哪里                    |     |
| ——再谈“写真实”·····             | 24  |
|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     |
| ——评两种文学主张·····             | 36  |
| “两结合”创作方法质疑·····           | 48  |
| 扼杀革命文艺的“肤浅的胡说”             |     |
| ——批“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  | 61  |
| 试论社会主义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区别与鉴定····· | 73  |
| 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                  |     |
|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初探·····          | 90  |
| 不能把文艺的内容等同于政治，归结为政治·····   | 107 |
| 不能把文艺批评搞成批判运动·····         | 120 |
| 在“暴露”问题上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129 |
| 唱出时代的进行曲                   |     |
| ——谈文艺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几个问题·····    | 145 |
| “探求”无罪，有错必纠·····           | 152 |
| 三十而立·····                  | 163 |

|                           |     |
|---------------------------|-----|
| 严肃地、科学地对待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 | 172 |
| 文艺政策随想·····               | 178 |
| 又一个“之”字                   |     |
| ——谈我国新文学在反封建问题上的曲折道路····· | 186 |
| 坚持、总结、发展                  |     |
|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    |     |
| 周年·····                   | 196 |
| 文艺创作不同阶段的形象思维问题·····      | 207 |
| 登东岳，谈美学·····              | 216 |

## 现实主义——探求的道路

就艺术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改造生活的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是这样一种创作方法：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构造生活的图画和典型人物，并以此推动生活的前进。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这一质的规定性，决定了现实主义文艺是探求的文艺，探求如何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探求如何从生活出发来构造生活的图画和典型人物，探求如何艺术地改造生活，推动生活的前进。然而，困难和问题也就在这里。一方面，生活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作家艺术家对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生活，不可能穷尽它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作家艺术家艺术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和改造生活的能力和水平，又总是被作家艺术家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所属阶级所制约。尤其是那些过去时代的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作家艺术家，更受到他本阶级的思想艺术观点和艺术趣味的局限。这就使现实主义文艺在探求如何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并不完全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的情况，而是在时而偏离、时而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的情况下向前发展。正如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只能通过对相对真理的探求逐步接近绝对真理一样，作家艺术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时，也只能逐步地、相对地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

本质方面，而不可能完全地、绝对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世世代代的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也就不断地为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而进行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探求，向着完全地、绝对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这一永恒目标而努力。所以，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探求的道路。

## 一、一部现实主义文艺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思想上、艺术上连续进行探求的文艺史。

尽管作家艺术家在其探求如何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道路上受到时代的制约，阶级的局限，感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愿望和努力是无止境的，能力和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实主义文艺史的事实。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能力是不高的。但在他们创作的原始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中，通过对生活中动植物的模写，却已经表现了他们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探求，在这种探求中的喜悦以及对生活经验的艺术概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这时的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活动愈来愈自觉。我国著名的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便讲了他在创作《史记》过程中的艰苦探索：“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取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亡之

理。”（《报任安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通过剧中人物讲述了他戏剧创作中对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探求：“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68页）迨至近代，作家艺术家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在这方面的探求更加勤奋。这可以巴尔扎克写在《人间喜剧》前面的宣言为代表：“法兰西社会是要成为一个历史家的，而我只要作他的‘书记’；作家的法则，作家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说）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人类事物的某种抉择。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巴尔扎克对如何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探求的结果是“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于伦敦）。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经过几十年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斗争，培养和提高了自己的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能力和水平，终于导致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产生。由于无产阶级认识、反映和改造世界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和旧的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旧的辩证法（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根本不同，无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方面批判继承了以往时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验和长处，另一方面也和过去时代的现实主义有着极大区别。其中的一个重大区别便是：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在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进行创作时，在先进的世界观指导下，对如何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进行自觉的、有目的的、明确的探求。正是在先进世界观的指导下自觉地、有目的地、明确地探求生活及其生活真理这一重大的问题上，革命现实主义既肯定了继承了以往现实主义的经验和长处，又和以往的现实主义区别了开来。无视这一点，把革命现实主义和过去的现实主义混为一谈，以为只有时代不同，并无质的区别，固然是不对的；同样，无视在探求问题上的继承性，以为革命现实主义是崭新的创作方法而和过去的现实主义毫无联系、毫无共同之处，也是不对的。因为，两者都经不起创作实践的检验。革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从前我们说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其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革命现实主义）自《母亲》以后的全部创作实践，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在先进世界观的指导下，自觉地对如何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的探求精神，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优越性。这里，有对无产阶级觉醒过程的艺术上的认识和反映的探求（《母亲》），有对俄国农村潜藏着的革命力量的艺术上的认识和反映的探求（《夏天》），有对俄国资产阶级的从兴起到没落以至最后灭亡的艺术上的认识和反映的探求（《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有对俄国各种各样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的艺术上的认识和反映的探求（《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有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生活和斗争的艺术上的认识和反映的探求（特写《列宁》）……从高尔基的这些文学创作中，可以清楚看出，高尔基在先进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自觉地对如何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作了多方面的探求，从而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富有自觉探求精神的显著

特征。列宁也因此《母亲》出版后，写信给高尔基，称赞他，以艺术家的才干替俄国的——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这样巨大的利益，而且还在带来同样多的利益……。这种“艺术家的才干”，也就在于高尔基不但自觉探求如何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而且善于艺术地认识、反映和改造生活。高尔基的以及其他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宣告了无产阶级的文艺对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的最初的艺术上的探求的胜利！

通过以上对现实主义发展历史的极其简单的回顾，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哪里有现实主义，哪里就有对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的艺术探求；哪里有对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的艺术探求，哪里就有现实主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部现实主义文艺史，就是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生活的本来面目及其本质方面连续进行探求的发展史！

## **二、我国当代文艺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探求和反探求斗争的文艺史。**

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和过去的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不同，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代替和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然而，也正因为它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制度，它本身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如何搞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探求过程。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还在进行适合于本国特点的探

求。而在这种探求过程中，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不断探求中前进，充满了曲折性和艰苦性，那么，现实主义地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以至艺术地改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就更需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探求，更不能避免这种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探求有时可能犯错误，甚且遭受失败。总之，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在不断探求中前进，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也在不断探求中发展。只有自觉地认识和把握了这一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客观规律，才会鼓励这种探求，支持这种探求，在探求失败时帮助作家艺术家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促进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革命导师列宁是鼓励和支持这种革命现实主义探求的。当高尔基在《母亲》中探求如何艺术地认识和反映无产阶级的觉醒时，列宁就给予极大的鼓励，称赞《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马雅可夫斯基写了讽刺诗《开会迷》，对揭露苏维埃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探求，列宁看到以后立即表示了对这种探求的肯定。由于列宁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采取鼓励和支持态度，因此，当时苏联文艺界的创作思想很活跃，文艺创作比较繁荣，不同风格和流派都得到了发展。斯大林在其领导苏联的长时期内，有较长一段时间，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也是采取肯定态度的。例如，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尽管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但斯大林还是从总的倾向上加以肯定，因为就整体而言，《静静的顿河》毕竟是在广阔背景下，对如何艺术地认识和反映俄国农民（特别是中农）在十月革命前后思想转变和生活转变的历程，作了基本上是成功的思想和艺术的探

求。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各个解放区，对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也都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因此到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才出现了一整批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建国初期，我们继承和发扬了这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因此，我们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实践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探求精神进行鼓励和支持，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会产生大批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就会出现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

遗憾的是，从反右斗争以来，我们的某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无视或者抹杀这一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客观规律，不是鼓励而是扼杀，不是支持而是打击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因此给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一九五六年，党的“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艺术家的探求精神空前高涨。有的提出，社会主义文学要“干预生活”，要“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有的主张，革命现实主义文艺要“写真实”；有的提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要实现题材、风格、样式、流派的多样化；有的主张，革命现实主义文艺要“为民请命”；有的提出，现实主义是广阔的道路，反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对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有的主张用办杂志来逐步形成流派。这些看法和主张，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反右派运动一来，这些正确的主张和看法，都被打了下去。你要“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吗？你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你要多样化吗？你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你主张

“为民请命”吗？你就是煽动人民群众和党、和人民政府对立；你提出现实主义是广阔的道路吗？你就是抛出了一株反对和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毒草，你主张形成流派吗？你就是要搞“反党的政治派别”。这样一来，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随之而来的是连续几年的假浪漫主义、庸俗浪漫主义的恶性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歉收”。到了一九六〇年，作家艺术家对这种创作现状十分不满，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法，主张恢复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一九六二年邵荃麟同志正视现实，正视文艺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更明确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于是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间，又出现了一批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再一次表现了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求精神。然而，曾几何时，这种探求精神再一次遭到打击，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又遭到厄运。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更大批所谓“黑八论”，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实行彻底的扼杀。于是瞒和骗的文艺到处泛滥，阴谋文艺被合法地鼓吹，从而使革命现实主义文艺遭到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浩劫。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当代文艺史，就是一部探求和反探求两种文艺主张和文艺实践不断斗争的历史。但是，很不幸，在一段时间内，反探求的反现实主义文艺主张却在我国文艺领域内占了上风。这是我国当代文艺创作未能取得更多更大成就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通过比较，更能说明反探求的反现实主义文艺主张给我国当代文艺创作带来的严重恶果。就社会制度而言，解放后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制度和解放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制度根本不同，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解放后三十年的文艺成就，和“五四”运动后至一九四九年的新文艺成就相比，却颇为逊色。不仅没有出现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叶圣陶、曹禺那样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就是名作家名艺术家也不是太多的。也许有同志不同意这种比较，认为把年轻的社会主义文艺和解放前三十年多半是旧现实主义的文艺相比是不客观和不公平的，那么，好吧，我们就把解放后三十年的文艺成就和苏联十月革命后三十年的文艺成就相比，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文艺的三十年不如苏联文艺一九一七——一九四七的三十年。无论是作家和作品，都不能和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文艺比。是我国的作家艺术家的才能不如苏联的作家艺术家吗？当然不是。其所以会产生这种差距，原因之一，只能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允许革命现实主义进行思想和艺术探求这种反现实主义的文艺主张和文艺实践中去找！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和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才不致于在今后重犯类似的错误。

### **三、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是恢复 革命现实主义探求精神的三年。**

“四人帮”粉碎后，革命文艺工作者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逐步解放了出来。特别是通过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三十年间文艺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放在实践法庭面前受到检验，受到审判。过去被颠倒了的是许多是非问题被重新颠倒过来。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收获，就是重新恢复和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

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就有一些文艺作品揭露林彪、“四人帮”对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但是，在文艺创作中，不只揭露林彪、“四人帮”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外伤，而且深入探求林彪、“四人帮”对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严重内伤，应该说是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班主任》通过谢惠敏、宋宝琦两个受毒害的少年形象的塑造，深刻揭露了“四人帮”对青少年心灵所造成的严重内伤，在七十年代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惊心动魄的呼声。一石激起千层浪，《班主任》开了路，其它文艺作品也对这个问题各自进行了独创性的探求。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那些在心灵上受到严重内伤的人们，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符合革命路线的，是革命利益所要求的。这就不仅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何等严重的内伤，而且触及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本质：他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干着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如此表现林彪、“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所造成的危害，就能震聋发聩，教育人们与极左思潮实行彻底的决裂，同心同德地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

我们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并没有停留在对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外伤和内伤的探求上，而是进而对造成这历史悲剧的原因和如何防止这类悲剧重演作了严肃的探求。如果说，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较多地探求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伤痕”、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企图从这一历史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一九七九年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又向深处开掘，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更长的历史过程中，探求

和总结更深刻的历史教训。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陆文夫的《特别法庭》等作品，揭示了这样一个思想：尽管我们自己同志的极左思潮和林彪、“四人帮”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前者是犯了“左”倾幼稚病，后者是为了篡党夺权，但在搞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这一点上，却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同样给国计民生，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危害。作家艺术家们在这方面进行探求，有利于我们防止和抵制今后仍有可能从“左”的方面吹来的冷风的侵袭。此外，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作家艺术家对我国“四化”建设中面临的新的矛盾和困难，我国人民在“四化”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态度和英雄气概，也开始进行思想和艺术上的探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辽宁省话剧团创作和演出的《报春花》等文艺作品，则是作家艺术家从事这方面探求的新收获。它们塑造了乔光朴和李健这样的为“四化”建设献身和冲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艺术形象，使读者和观众看过以后受到很大教育，很大鼓舞，推动了“四化”建设的加速进展。

然而，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支持和肯定粉碎“四人帮”以来革命现实主义的探求精神的。某些思想僵化和受“四人帮”流毒很深而又并不觉悟的同志，竟指责那些揭批林彪、“四人帮”，探求生活真理的文艺作品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感伤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后看文学”，瞪起眼睛，又要操起棍子打人。他们对反映和促进“四化”建设、敢于探求的文艺创作，更以“左”视眼的角度，诬陷它们为“帮四人”的作品，必欲置